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七千二百六十 集部

御定歷代賦彙卷四十一

治道

闢四門賦以來遠人致多士為韻

唐 王起

王者居上國來遠人闢四門而不壅俾八方而是遵朝聘會同自達於遐邇華夷蠻貊不間於君臣所以表王道之蕩蕩彰皇化之淳淳我皇闢四門也廣天視廓天意總寰海而有截端冕旒而無事猶懼遺淹滯拔秀異

或玄纁而旁採或弓旌而遠致覲乎天步有四達之清夷仰彼帝閽無九重之奥秘所以遠方知歸羣才不匱彼前代之有四門也或化未洽志未愜水陸之珍是湊丘園之士莫來雖大道甚夷不異乎遐阻雖高門有閌而同夫不開今我后則不然下土順而風趨王化行而草偃闉闍所湊表聖心之禮賢巖藪皆空知帝德之柔遠士嚮方而集才應時而多鴻鸞接翼而畢萃驥騄齊足而咸過莫不趨斯門之呀豁知我化之休和休和之

始聖皇之祉致穆穆於四門獲濟濟之多士闢鍵不用無老氏善閉之功車書大同叶王者無外之美至矣哉舜德巍巍復存乎聖理

垂衣治天下賦以聖理無為道光前古為韻　唐　闕名

天睠唐帝恭承永命守無事為至德彰不言為大令當宁而百蠻自賓垂衣而八極居正當書軌以混合系祖宗而作聖治契無外人羞有為戴北極以定位比南山而不移皇皇焉儼六服以御寓燭燭焉虛四聰而聽卑

備其文火龍迴帶以如動藏乎用天地成功而不知與區夏再造俾古今同道靜以虛襟固其大寶儲精而雲欝冠蓋恭已而耀生黼藻故能追軒皇躡陶唐文物周衛邦家有光颯祥雲乎五彩蟠瑞氣於六章豈徒具飾乎領袖亦以權量乎圓方是知垂拱者古之難委裘者聖之旨蓋與神合寧將智使不然何以酌天心安地紀一家之大無煩車馬以巡遊九重雖深盡見山川之疆理所尚者形神不拘清淨為徒體安以一襲道洽於三

無俟時不在於顛倒致美何傷乎叟婁於時天淨泰階城開外户應星精以列將動岳神而生輔楚製者分閫而守封縫掖者坐帷而論古續未周而如挾袞有闕而咸補德既昌焉不亦宜然莫出豈勞於閭歴山呼無待於卜年凝旒而惠澤潛布斂衽而皇風靡前與三五爭步驟微臣亦迷其後先

盛德日新賦以修乃無已堯舜何遠爲韻

唐 王棨

皇德彌盛宸心未休雖昭昭而光啟猶日日以勤修常

懷姑務之情漸弘帝道轉見增光之美益闡王猷豈非潛契無為思齊不宰誠蕩蕩之可及故汲汲而罔息所以宅八極家四海實憲文之道長信鑒武之功倍惕如御朽化行克協於明哉憂若納隍令出必資乎慎乃是故將致丕洽克勤誕敷亭育旁覃於九有英明上合於三無每儼形容建前王之標表未嘗晷刻廢哲后之規模懷德兮如斯好生兮何已承昌運兮咸稱鼎盛在聖躬兮寧惟王比旋立後圖亟更前軌蓋垂法於列辟非

取規於君子由是祚既超漢仁惟纂堯式孚已及於千品克懋匪由乎一朝振三代之風咸知允叶紹百王之業是謂光昭自可國肥詎徒身潤焦思無懟於夏禹軆行遠符於虞舜遂使卿雲瑞露皆感之以呈祥鑿齒雕題具懷之而納賮況乎混文軌倒干戈惟謦之義斯在既飽之人若何播以樂章八音而盡善盡美導乎邦政萬物而無偏無頗大矣哉垂拱端居風行草偃金鑄教化之要漸積邦家之本臣知合天地而日新又新豈致

君之云遠

君臣同德賦

唐 闕名

曰若稽古臣唐累聖重光盛烈貫於千古英聲超於百王爾乃羣瑞呈祥衆靈叶慶神降休祉天垂寶命鳳籙於是薦臻龜書以之疊映萬姓忻東戶之日一人奏南風之詠至矣哉𡡾無德而稱焉臣聞非常之主必有非常之臣是以元凱升而唐德茂稷禼用而虞化淳武丁夢徵兮求版築之士文王卜兆兮得垂釣之賔豈直星

精之誕方朔維嶽之降甫申故能殷周數其多士皇漢歌其得人亦有九合稱齊三分號蜀猶傳善政尚留芳躅方鴻翼以濟時比魚水而敦俗誠小國之邊鄙亦順時而自足豈若我聖明之有天下也總六合以為家籠八荒而建國既垂拱而敷化諒偃兵而興德為百代之規模立萬邦之軌則於是大君端冕而多暇羣臣奉職而有方巍巍蕩蕩濟濟鏘鏘咸有一德視人如傷夔龍在位鵷鷺成行君臣同德而均美聖毋臨人而永昌豈

徒超五臣而逾十亂固將六五帝而四三皇小臣微淺才智踈越濫吹紫庭獻賦絳闕敢同輿頌竊爲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盛德至矣大業廣矣我一人兮化無窮臨萬國兮道既融同心同德君聖臣忠子子孫孫永代克隆

人文化天下賦以觀彼人文以化天下爲韻　唐　黄滔

明彼今古聞諸聖賢易垂言而著在八卦人有文而形於普天用以成章既驗斯風之肅穆矚之於物乃知厥

德之昭宣吾君秉此格言恢乎至理以為文在天而茍
可鑒文在人而誠足視在天則時變從之在人則化成
有以故體此以御宇取兹而教人且文也肇自河龜見
洛書陳道德故仁義新出無為而入有象齊父子而一
君臣既而上古遐中古邇茍流播之如此乃弛張而若
彼始則六十四位演自周王旋則三百五篇删於孔氏
故得有國之君凖繩斯文詩書禮樂以表裏干戚俎豆
以區分莫不經天緯地髣髴氤氲布彼寰瀛風行而草

偃被於億兆玉潔而蘭薰然後鏗作咸韶散為風雅調暢動植周通夷夏車書得以合矣貴賤與而同也遂使九州四海皆瞻黼黻於朝端墨客詞人交露鋒鋩於筆下大哉人文之義也煥矣赫矣可名可觀唯聖朝之所擅豈惇德之能干推其時而時或異論其道而道斯完故將垂百王而作範豈唯充萬國以咸歡者也夫如是則肩比三王威銷五霸弘彰馭馬之成政克俾雕龍之擅價彬彬彬乎哉郁郁乎哉有以見我唐之至化

人文化成天下賦以煥乎人文化成天下為韻

宋　田錫

大哉至明之君膺景運集洪勳躋域中於皇極化天下以人文時屬昇平煥聲明於禮樂道尊儒雅發謨猷於典墳豈不以丕光大之遠圖閈雍熙之至化金革斯偃朝堂多暇遒人述職方下采於詩聲真宰經邦亦恥言於強霸美哉文之為用也至化攸先明乎煥然比萬彙流形於厚地三辰垂象於穹天藻火袞裳禮之文也始

飾容而有爛羽旄綴兆樂之文也將達節以相宣故堯舜化民以仁禹湯躋俗以義致玄德以昭著見皇風之光被是以魯史述湯之德也則曰齊聖廣淵虞書美堯之仁也則曰欽明文思宜乎籩豆品數車服采章成均掌庠序之齒列瞽宗司金石之鏗鏘繪宗廟之彝器炳日月於太常皆文之於外者也黎民閲之以恭肅靡不昭彰迨乎易之教也厥旨精微書之訓也俾人貞幹詩之教也致流俗之惇厚春秋之教也懲賊臣之叛亂斯

乃文之於內者也萬國化之中正炳然明煥是知撫育中區恭臨寶圖納生靈於富壽致品彙於昭蘇亦猶挹水於器而方圓自適以木從繩而規模罔踰是以洋洋鄒魯之風宜乎盛矣穆穆唐虞之化猗歟煥乎今我后功格昊穹澤流區夏復風俗於淳古播詠歌於大雅悅靈臺之偃伯慶華陽之歸馬小臣幸與試於王庭抃蹈於雙闕之下

聖德合天地賦 以聖德昭彰合於天地為韻 宋 田錫

聖德昭宣巍乎煥然廣大而下蟠於地高明而上極於天地道以甲我則小心而翼翼天心以健我則終日以乾乾洪範曰思作睿睿作聖常心逸於萬務每躬親於庶政文明取象圜穹垂昭晳之文恭默無為方輿順發生之令閲史官之圖籙披夫子之文章堯舜禪讓謂之帝羲軒拱揖謂之皇漢文或尚雜霸道夏禹則首隆王綱雖殊塗而光被實同德而昭彰宜乎恩普黎元澤均品彙鹿鳴食野以斯樂魚性悅泉而自遂亦猶高無不

覆三辰埀象於昊天廣無不包萬物流形於厚地天之道福謙也所以用人於朝地之道害盈也所以用德勝妖禮或稱乎穆穆詩或詠乎昭昭睿聖崇高固難闚於户牖謨猷静謐亦下采於芻蕘美哉仁比春融量能海納信一德以允若與二儀之脗合濡之恵澤若吐自於山川扇以皇風比來從於閶闔故得保興隆於帝圖常覆育於中區故天不愛其道而祥風入律地不愛其寳而器車在塗所以封泰山以告成既盡善也禪梁父而

報本不亦宜乎今我后功掩百王恩敷萬國齊夷夏於大信納生靈於壽域故風雨咸若陰陽不忒大哉蕩蕩巍巍乾坤而合德

聖人大寶曰位賦　宋　范仲淹

聖人以正茲盛位御彼兆民故稱之於大寶實守之於至仁保於域中既永綏於南面貴乎天下自可象於北辰當其穆穆承乾巍巍立極必先安之於位然後崇之以德闡茲神化既天啟於一人固此鴻基方君臨於萬

國念兹在兹髙而不危於以見大人之造於以見王化之基是謂國之寶也故得人皆仰之九五之尊求忠信而為勛億兆之上與慈儉以同施故能上配三無下安九有且無反以無側誠可大而可久慎終如始若難得以為思持盈守成契不貪而是守則知稟其聖者於焉位昌寶其位者於焉化光斯位也既首出於庶物其化也乃日聞於四方亦如位於髙明者天故生成而莫極位於博厚者地則養育於無疆夫如是則遐邇具瞻上

下文泰言其寳則非常之寳謂其大則强名之大寧慙
希代間千載以居尊豈止連城鎮萬邦而攸賴大哉君
以守位位以居君能辨方而是處則行教而有聞聖域
旁連想善鄰而是比皇圖斯啟覩王度以爰分我后執
契嗣文垂衣有位兹光華於日月齊長久於天地赫赫
鴻猷萬斯年兮光被

主善為師賦 以能主其善為韻　　宋　文彦博

德由善立學以師興苟見善而可采則為師而足稱抱

義戴仁既崇乎顯顯令德樞衣函丈尤務乎拳拳服膺故克已而復禮在推賢而讓能者也稽古典之立言見先賢之遺矩謂道也有益於攸往謂學也無常於所主遵乎主善則非禮而勿言務彼求師乃惟德而是輔由是尊賢勿怠服義忘疲苟積慶之美者在修業以宜其順彼如流必展趨隅之禮崇諸若水須陳擁篲之儀令譽爰彰嘉猷遂闡蓋千里之所應故五常之是顯片言可法我則捨短以從長一行堪宗我則遏惡而揚善則

知人非善而不主善非師而靡成故君子就義以如渴
聖人聞善而若驚翼翼彌恭允盡持謙之志孜孜罔倦
爰傾景行之誠所以見賢思齊聞義能徙豈宜乎以貴
而格物必在乎去此而取彼雖周公之聖下白屋以成
能縱夏禹之尊拜昌言而擅美是故德無常主學無常
師所謂乎見而遷也誠宜乎擇以從之近取斯文同以
賢而為寶旁探厥喻類立德以成基異哉嘉善之言足
稱容衆之文可考實遠邇之咸抑亦邦家之所寶夫然

則上自君而下達民何莫由於斯道

能自得師者王賦以能得師者王道成矣為韻

宋　文彥博

王者求賢側席聞善服膺克隆於大寶曰位用臻乎庶績其凝得士者昌懋顯日新之德好問則裕弼成天縱之能豈不以訪道者非師而弗克治國者非王而不得苟能擇賢師而訪道是以為聖王而治國勿謂乎介在人上我則接下而思恭勿謂乎富有域中我則尊道而

貴德所以保傅是重模範攸資克永持盈之業彌隆卜世之基周道方融吕尚處三公之首漢業將盛子房爲萬乘之師樂育賢材旁求儒雅咨詢而學在中矣體貌而禮無違者誠由勤以行之用致勃焉興也心惟主善既光闡於鴻猷道在經邦遂尊臨於函夏若夫雲師紀運天統興王無爲之德斯盛可大之功已彰閟道猶深於虞輦拜言尚極於齋莊行之非艱既美乎后從則聖繼者爲善是宜乎邦乃其昌永孚於休必由斯道師事

之禮無忒衆正之言可考固異夫五帝之佐德弗及以非功三皇之臣志同憂而可保曷若義博采後彥周爰老成始摳衣而翼翼終負扆以明明前有疑而後有丞嘉謀未盡帝與師而王與友至教方行偉乎稽仲虺作誥之由見成湯革命之美非徒下順於人欲不獨仰符於天理蓋由在上而不驕得師臣之道矣

聖人無名賦

宋 王禹偁

聖人執大象體乾元雖有教以及下故無名於自尊仰

之彌高強配乃神之號為而不有奚矜惟睿之言原夫先天之謂道體道之謂聖所以居域中之大所以為天下之正惟澹惟默固抱樸以含章不識不知豈命氏而考姓所謂上德不德無為不為其作也萬物斯覩其用也百姓弗知難審之於耳目徒象之於希夷亦猶微妙者神焉蓋強而名矣蒼黄者天也但據遠視之徒覩其妙有羣生躬臨大寶寧鑽燧以啟祚豈巢居而建號聰明盡黜罔求濬哲之褒迹用勿彰但守虛無之道得非

喪天下於華胥得寰中於道樞虵身牛首兮非吾之耦雲官鳥紀兮莫我為徒孰躋王而黜霸孰追堯而禪虞其或稽之以帝籙皇圖則視之若無求之以温恭允塞則名之莫得其何必位栗陸氏以居尊據軒轅氏而啟國者哉所謂莫之與京無得而稱探至賾以為用曷常名而足徵尼父復生欲憲章而何取子長雖在思紀列以無能令我后尚黄老以君臨闡清淨而化下仰徽號於睿聖扇玄風於華夏有以見聖無名兮神無功信大

人之造也

王者無外賦

宋 范仲淹

穆穆皇皇為天下王宅六合而化何有外育兆民而道本無疆廣若乾坤曷有能踰之者明借日月曾無不照之方當其保安宗社混同夷夏運德車而無不至馬闢義路而何其遠也普天率土盡關宵旰之憂九夷八蠻無非臣妾之者其仁蕩蕩其道平平視之不見尋之無邊誠厚載之象地亦洪覆之配天令出惟行寧分乎遠

者近者德廣所及但見乎無黨無偏若然則包括八紘牢籠九野惟善守於域内乃化成於天下萬邦同式孰謂乎限蠻隔夷四海為家莫聞其彼衆我寡故得五兵不試四國是訛於以見上下交泰於以見遠近咸和九霄之皇澤下施無遠弗屆萬國之黔黎受賜其樂如何故知覃及鬼方守在海外書同文而車同軌地為輿而天為蓋如春之德廣育而萬物咸亨若海之容處下而百川交會大矣哉自南自北覆之育之見兆民咸賴信

一人不遺五霸不知據山河而一戰三王有道流聲教於四夷今我后寅奉三無光宅九有播皇風於無際守鴻圖而可久夫如是四海九州咸獻無疆之壽

聖人抱一為天下式賦　宋　范仲淹

巍巍聖人其教如神抱一而萬機無事為式而庶彙有倫秉乎天得之樞扆誕作則立乃道生之化八表還淳老氏有云聖皇無失保寰中而可久率天下而守一蓋以一之妙也冠四大而強名式之用焉正萬靈而咸秩

莫不冥符妙有脗合虛無㝉察寀之機悉去淳淳之理誕敷於以見清淨而不擾於以見易簡而不踰遵黄帝之求珠我眞未喪契荘生之齊物我化皆乎無臭無聲是則是儌包自然之禮樂畜無親之仁孝去奢去泰惟存至道之精自西自東咸被不言之教豈不以一者道之本式者治之筌苟能持於罔象自可制於普天亦若大衍攸虛為四營之本也太陽無二作七政之首焉豈比夫昧於希夷煩其用捨滋彰之法著矣冲寂之猷遠也

曷若我靜守權輿克寧華夏執此惟精之旨得自窈冥
俾諸咸有之風播於上下大矣哉上德不德無為而為
保谷神而不宰育芻狗以何私政復結繩罔有二三之
令理敦執契自為億兆之規今我后超五帝之功邁三
王之德化育而四時為柄恭默而萬邦承式故得兆人
熙熙登春臺而躋壽域

堯舜率天下以仁賦　　宋　范仲淹

穆穆虞舜巍巍帝堯伊二聖之仁化致四海之富饒協

和萬邦蓋安人而為理肆覲羣后但復禮以居朝當其如天者堯繼堯者舜守位而時既相接行仁而性亦相近内睦九族善鄰之志咸和外黜四凶有勇之風遐振聰明作聖濬哲如神一則命羲和而欽歷象一則舉稷契而演絲綸孰謂各行其道但見同致於仁謗木設時惻隱之情旁達薫絃奏處生成之惠皆臻民保淳和政無譎詐實博施而可大亦無為而多暇茅茨何恥方不富以為心璿璣有倫惟罕言而自化故得兆民就日萬

國慕𩟄誠同心而同德又何後而何先水沴九憂咼三月而違也朝綱歷試非一日而用焉然則帝者民之宗焉仁者教之大也帝居大於域内仁爲表於天下諮詢四岳何異樂山之情統御八元允謂長人之美夫五帝之最百王之宗物無不遂賢無不從於以見昭德於文思於以見播美於温恭殊途同歸皆得其垂衣而治上行下效終聞乎比屋可封大哉光宅無私文明由己稽陶唐之道法有虞之理是則萬彙熙熙咸頌聲而作矣

體仁足以長人賦

宋　范仲淹

聖人受天命體乾文既克仁而是務遂長人而不羣法元善之功可處域中之大奉博施之德宜為天下之君原夫易象洞分乾元光啟謂元之德也莫大乎始生之道生之善也莫若至仁之體所以法而用也既不由幹事之貞體以長焉又不預亨嘉之禮君子乃時法斯道力行乎仁侔剛健之克著致惻隱以昭陳敦惠愛以為心首出庶物得慈和而示化利見大人莫不與合化權

潛符天造葢本生成之體益見尊崇之道安仁為念我則俯視於黎氓克已存誠我則上居於大寳豈不以體其仁則物皆尊戴居其長則民咸悅隨君非仁則曷享於推戴人非長則寧致於淳熙詎三月之違焉道之行也致一國之興矣人皆仰之足可以首四徳以居斯冠兆人而在彼不曰仁何以見為生之妙不曰長何以見居上之美故得萬民以濟咸承煦育之恩百姓不知盡荷發生之理不然何以握圖在上御宇居尊侔乾道之

囦息酌仁恩而不煩念兹為器之人未足與議審彼樂
山之士始可與言方今道化惟微神功至廣用乾剛而
不衮奉仁道而不爽所以吾皇體斯道而御寰中故是
尊而是仰

佚道使民賦

宋 林希

古者善政陶乎庶民上安行於佚道下無憚於勞身教
思有原得樂趨於農役人知足養胥仰戴於君仁始也
井天下之田比居民之域乃辟疆里乃營稼穡寒則思

為之衣飢則願為之食法既歸厚利茲各得蓋上執其道務優佚以便民衆樂其生率歡娛而竭力春使之作熙然悅從冬使之息慶其有終趨時也如鳥獸之至收成也如寇盜之空利而不庸自足王民之用厚而無困本茲帝力之功蠢惟有生不能自恤役之所以奉其巳利之然後知其佚仰有以供其祭祀俯足以寧其家室穀播其始化同豳俗之深壤擊而歌野有堯民之質俾爾晝出於塾俾爾宵索其綯無力役以奪其節無賦斂

以為之騷曾動作之敢息由醇醲之所陶驅於足用之原安而服業圖厥終身之養樂以忘勞大抵强民者難使從利衆者久益慕及充其口腹之欲由竭其手足之故汝業既畢汝居既固為之一日之蜡息心已忘優爾三時之農收功有素然則于于其處皥皥其趨俾常產之各得顧閒民之舉無治貴優游農者願耕耘於野俗相廡遯老而不負戴於塗噫藏其用者其政神厚其本者其民愿化而不示其迹勞而不知其困斯道也養生

送死無憾焉何有於怨

政不忍欺賦以愛養人為本為韻

唐　蔣防

政之至也物全其真德之至也信洽於人不矜不能彼則先之於戒令無偏無黨我則獨寄於真淳諒保政以自睦乃去邪而得仁不然曷以姦歸曲直從伸風俗優游而嚮化草木條暢而和春者哉觀夫穆穆時和溫溫德廣漸之以忠信紀之以刑賞奉聖日之貞明助南風之長養於以任人而任德豈惟舉直而錯枉戴星從事

我且亦務其劬勞鳴琴在堂我又不違其偃仰是知循名法者非鴻淳之盛代施慘烈者畀冬日之可愛苟和順以積中故信誠而發内人知我所奚憂險易之爭政致平康誰假韋弦之佩事無事為無為清淨而時惟昭泰簡易而人不驅馳物無欺兮彝倫式序政有經兮百度咸宜布和為風而偃草降德為澤而濡枝匪寬猛以取濟匪恩威而自施一德旁流齊是非於衆庶三無合則混情性於高畀豈不以酌元和叶誠悃遷善者斯焉

而取斯懷慝者損之而又損君子謂是政也為邦家之大本

君以民為體賦　宋　范仲淹

聖人居域中之大為天下之君育黎庶而是切喻肌體而可分正四民而似正四支每防怠惰調百姓而如調百脈何患糾紛先哲格言明王佩服愛民則因其根本為體則厚其養育勝殘去殺見遠害而在斯勸農勉人戒不勤而是速善喻非遠嘉猷可稽謂民之愛也莫先

乎四體謂國之保也莫大乎羣黎使必以時豈有嗟於
盡瘁治當未亂寧有悔於噬臍莫不被以仁慈躋於富
庶教禮讓而表其修飾立刑政而防其逸豫蒸乂有罪
諒責己之情深慶澤無私訏潤身之德著豈不以君也
者舒慘自我體也者屈伸在予心和則其體儼若君惠
則其民晏如永賀休戈攸若息肩之際乍聞擊壤樂如
鼓腹之初彼以芻狗可方草芥為比一則强名於老氏
一則見譏於孟子曷若我如屬辭而比事終去此而取

彼觀其可設猶指掌以何疑視之如傷豈髮膚而敢毀大哉一人養民四海咸賓求瘼而膏肓曷有采善而股肱必臻修兆人之紀綱何如修己觀萬民之風俗豈異觀身今我后化洽風行道光天啟每視民而如子復使臣而以禮故能以六合而為家齊萬物於一體

君者以百姓為天賦　　宋　王禹偁

勿謂乎天之在上能覆於人勿謂乎人之在下不覆於君政或施焉乃咈違於民意民斯叛矣同譴見於天文

在乎觀百姓之勞逸豈止仰一氣之絪縕而已哉徒觀乎浩浩玄穹蚩蚩黔首覆盂之狀何在倚杵之形莫有苟知乎御之以道亦類乎戴之而走悠也久也固無杞國之憂養之育之宛其媧皇之手取彼穹昊方茲兆民匪在蒼蒼之色勿輕蠢蠢之人雖令不從反時之焚是比撫我則后無親之義斯陳可仰兮匪獨高明可畏兮亦惟黎庶每慮其一夫不獲竊比於六龍以御驗惡紂以歸周似厭秦而授楚是知察彼哀樂同茲慘舒但人

心之悅矣任天道之何如教以文章似列星辰之際示之淳朴疑歸混沌之初想夫君既柔懷民同剛克如寅畏兮則可苟暴殄而安得輿人歌頌乃大舜之升聞自我聰明信惟堯之是則大矣哉善化民者以天為則善知天者以民為先若天人之理洞達則帝王之道敷宣寧資禔竈之言斯為妄矣自取叓吾之說不亦明焉令我后子育兆民砥平九野上惟奉於穹昊下每矜於鰥寡自然以百姓為天萬方歸也

用天下心為心賦

宋 范仲淹

至明在上無遠弗賓得天下為心之要示聖王克己之仁政必順民蕩蕩洽大同之化禮皆從俗熙熙無不獲之人當其治國牧民代天作主敷至治於四海遂羣生於九土以為肆予一人之意則國必顛危伸爾萬邦之懷則人將鼓舞於是審民之好惡察政之否臧有疾苦必為之去有災害必為之防茍誠意從乎億姓則風化行乎八荒如天聽卑兮惟大若水善下兮孰當彼懼煩

苟我則崇簡易之道彼患窮夭我則修富壽之方夫如是則愛將衆同樂與人共德澤浹於民庶仁聲播於雅頌通天下之志靡靡而風從盡萬物之情忻忻而日用豈不以虛已之謂道適道之謂權下有所欲吾何可專一應萬而誠至寡治衆而功宣堯舜則舍已從人同底於道桀紂則以人從欲自絶於天必也重乎安危明夫用捨弗凝滯於物我可并包於夷夏賾老氏之旨無欲者觀道妙於域中稽夫子之文虛受者感人和於天下

若然則其化也廣其智也深不以己欲為欲而以衆心為心達彼羣情侔天地之化育洞夫民隱配日月之照臨方令穆穆虛懷巍巍恭己視以四目而明乎中外聽以四聰而達乎遠邇噫何以致聖功之然哉從民心而已矣

位一天下之動賦

宋 黃庭堅

衆以一制位以時乘齊天下之所動非聖人而孰能撫臨大寶之崇體居其正宰制羣生之變終莫之陵惟茲

生齒之繁難以統臨之者既相感以情偽又弗同於趨舍必據要會以齊正雅是則制動居乎靜治衆由乎寡故崇高莫大乘五位於域中雖參差不齊播一陶於天下盛德之柄至尊之權操利勢以獨斷收治功於大全其變俗也偃之如草其容民也蓋之若天一化遠近同心幅幀任重器以至隆莫或傾者定羣情之多異罔或紛然誠由或剛或柔有愚有智相奪以力相蒙以利使夫羣動之循聖必也大人之得位貴無倫而富無敵安

以位中統有宗而會有元歸乎不二懿夫衆星紛錯也
拱於辰而不亂羣陰變動也歸於陽而自畀況兹蠢動
之紛若固頼聖神以一之是以居可致之位得大君之
宜控飛龍以御天物皆利見明大觀之在上民必風移
用能大一統於縣區齊萬殊於至術變則復貫繁而不
失粲然道中和之域浩然趨仁義之實非得勢以來服
雖嚴威而不率我所以宅萬乘尊安之地守之以仁合
四方遠近之情定之於一或謂元元中宇蠢蠢方維約

之以刑或不至驅之以善或不為孰曰居位乃能宅斯殊不知歷在舜躬用作同民之術喝遷周室誰為御衆之資非悅乎貴勢之獨尊所大乎凡民之一總使亂者樂以歸治邪者化而自董故聖人履盛位而立萬國之中以齊其動

惟則定國賦有序

宋 陳 普

則者大小事物之理各有常度定法一毫不可過不及皆天命之當然人心之同得古今天下之公道百王賢

聖之共守而不敢有所損益是即中庸之時中堯舜之所謂執中與大學之至善是也仲虺之誥制心制事之禮義箕子告武王之洪範皇極皆此物也君天下者惟於事事物物各守其不可踰越之定則則一正而國定矣自飲食起居車服宮闈品數限節以至於朝廷軍國天下政刑不以大小各有一定之本分常理所謂則也國者一天下宗廟社稷定者不獨朝廷正天下宗廟社稷亦永固而不揺矣葢事事皆守其則則無一事之不

善而人心天命皆歸之矣惟者獨也言其他皆不可以定國惟此為能定國也秦公孫枝之言亦古學相傳之未泯者也

國有與立事無妄為惟其則之正也主於中而定之但循有典之常不由他道則是安邦定國之深計益壯鴻基蓋嘗聞之道外無保邦制治之謀上聖有止善執中之力一循天命之至正永固皇圖之翼翼謂之則者皆常度之與常經惟此理焉有定力故能定國事惟可法

德常罔愆動得義方之正靜皆體道之全侵伐類禡隨其地以順帝上下進退不以人而用天日用事物無所貳也天下國家定於一焉皦日之中止水之平不參以欲磐石之安泰山之固於萬斯年蓋以威儀無忒所以矩範臣民紀綱不亂所以維持社稷億載正統萬民壽域能靜而安無作亂以僨事亦孔之固同受天而偏德一事各有一中定國莫踰定則禮制有常心君有主循物無違帝命不改人心不摇配天罔極大抵天命人心

觀為政之善惡物則事理在用功於執持爵五土三本常大而末常小井九家八俗自恬而風自熙但守至正大中之矩即為久安長治之規君無過舉神喜人悦政有常行民安物宜純乎一敬則自定蔽以一言而曰惟放之東西南北無思不服質諸鬼神天地不悖無疑何者古人制禮作樂等殺貴賤尊卑立極建中斟酌淺深多寡萬事萬物必盡美而盡善一舉一動亦有操而無舍豈不曰天理流行守之則永受眷命我民視聽順之

則相安國野惟者惟其無過差焉定則定之以中正也
異端苟道一皆召亂致亡誠意正心始可居尊治早噫
道理之原必性與命治平之具惟詩及書制度漢家自
有武帝之私也法令以吏為師始皇之妄與鞅阡陌斯
郡縣是豈天人之望蒼章程通禮樂亦皆智力之餘非
帝典周官敬以守此恐堯雍舜治寥哉邈如匪常經決
未定也必一變乃能至歟虞皇夏收安有曼胡之服周
冕殷輅豈容九轟之車吾嘗謂左氏多格言莫謂浮夸

古學猶在人實當考訂國之大十二往往獻文則之言不一洋洋視聽然則觀公孫枝惟則定國之語當知劉成子有則定命之言天者定則人自定矣

王者之道如龍首賦以龍之視聽有符君德為韻

唐　黃滔

王者以御彼萬國居於九重既體天而立制遂如首以猶龍視聽無偏四海自看其波湊聰明罔失兆民咸覩其雲從豈非祖述聖明披陳道德以王者為天下之大

域中之式非澄耳目不可以燭暗通幽非審細微不可
以開基建極於是設喻斯異微文特殊以端拱之尊比
義取産澤之靈合符則而象之既不雷同於形質區以
別矣爰將首冠於寰區然後則嶽嶽高居顒顒克定翼
左右而何慙角聳鏡遠近而宛同神瑩雖云黈纊洪纖
之狀咸覿縱使垂旒巨細之音畢聽則知播雍熙之化
為昭聖之君遽配騰驤於水物葢彰超邁於人羣濬恩
波而固類興雨呈瑞氣而非同召雲俾其矯舉之形無

幽不鑒嬔彼孤標之貌有象皆分故得迴拔可觀感通自有散皇明而珠耀於頷揚德澤而浪生於口寧同荀爽只擅美於弟兄更異華歆但垂名於朋友所謂表有截播無私乃藹然而同德非蠢爾以呈姿言乎漢祖之顏方能比也念彼伯陽之道未可方之今我后變見乘時飛翔叶理四方盡入於傾聽陸海無遺於俯視夫如是則龍之首兮未可論功而較美

人主之尊如堂賦 以堂陛隆峻人主尊矣為韻

宋 歐陽修

位既異等君宜有常惟居尊而體國爰取喻於如堂望而畏之使下民之咸仰高為貴者譬遠地以同彰稽往牒之遺文懿嘉言之洞啟謂立制於君上喻相承於堂陛蓋以貴賤殊品尊卑異禮下臨於物必也尊嚴而有儀上譬於堂所以崇高乎正體誠以赫赫化被巍巍道隆儼正宁以居極統羣黎於宅中蓋取乎馭民之貴非資於構厦之功位正當陽若盛九筵之制民欣戴后如

瞻七尺之崇然則堂非高則偪下而易陵君弗尊則保位而難愼畀高必貴乎不瀆上下於焉而克順邇臣內附類榱棟之相依列辟下陳由陛廉而比峻豈不以富有函夏躬臨兆民示臣庶之弗越表等威之有倫將使制爾萬國宗予一人下絶僭王非歷階之可及世惟與予彰肯構以相因是知制衆室者莫先乎堂奄九有者必尊其主蓋兼統於邦國匪專稱於棟宇化有於下奉穆穆以深居仰之彌高若眈眈之可覩蓋由堂不可以

畀而亂制君不可以黷而不尊喻穹隆於九仞用總制於羣元且異夫葢之如天但述居高之旨就之如日惟明照下之言大哉陛峻而堂高者勢之然臣貴而君尊者國之理伊制度之有別俾崇高而是視所以建公卿大夫而天子加焉其尊也於斯見矣

以賢為寶賦以勗名霸道邦家之託為韻　　唐　謝觀

楚國之君賢人為寶彼則貴於無脛此為尊於有道琢磨仁義而不緇不磷淬礪鋒鋩而既堅既好皎皎神爽

稜稜貌清志一潔而靡垢行百鍊而逾精非暗投以取
誚不韞匵以沽名廉謹在心命爵而蔑聞銅臭文章滿
腹擲地而自有金聲洞徹不欺光芒相燭砥名而可尚
礪節而自勗吐清詞之粲粲心水含珠見正色之温温
情田積玉言錯落而無玷性真明而不瑕袖懷荆璞握
有靈虵以鑒姦察邪之焕爛比照乘映廡之光華足可
克盈軍國輝耀邦家何必積滿堂以遞矜易連城而助
詐一非克儉之教一損不貪之化虞君受垂棘而滅楚

國得孫生而霸徒美其色映層闕光能耀夜殊不知寸陰踰尺璧之珍一經奪滿籯之價所以愛茲被褐重彼迷邦以清德之惟一奚白璧之能雙况各藏器俟時見機而作直若弦矢類如鋒鍔誠席珍之可任洵柱石之有託以之綏撫而上下康寧以之守禦而內外胥樂既三復之可驗奚衆口之能鑠則知金玉為寶者德義之衷賢人為寶者邦家之基國無日而無事賢無代而無之如此則何必楚也獨二三子之可師

瑾瑜匿瑕賦 以物無終美捨短從長為韻　　唐 歐陽詹

玉之美者其曰瑾瑜雖特達之自有豈玼瑕之則無菲食其端葑采其下苟當無而可用諒在人而罔捨况服飾所珍禮容攸假五德人尚居然總之百寶物雄又其尤者只如夷吾委質曲逆從王一則措其所短一則舉其所長伊十仞之可貴詎一青而為傷是故異比荆山奇同鄭市縱青蠅之下點有白虹以旁起琢中良工佩宜君子爾若惡其細而棄其大我則揚其表而掩其裏

翃乃珪或致磨壁當可指終酬九年之積不損連城之
美勗矣乎韞獨明之見宰萬物之工覩其材而辨其器
履其始而知其終建莫大之勲與悠悠旣異收稀代之
寶將瑣瑣寧同碧璞自冗散材徒鬱茍無分寸之痕翳
罔有尋尺之盤屈瑩之光華紱乖音律攻之有曠乎日
力斲之不益於人物空知有玷與無疵豈不道疏而理
拂至剛也必時時而外缺至清也乍渾渾而罔容考瑾
瑜之含匿亦厥義之云從不然者玄黄已疲奚復騁乎

千里輪囷則病焉得用於九重瑜之體全者則希瑾之無瑕者亦罕惟追師之鑒選納尺長而寸短

斲雕為樸賦以除去文飾歸彼淳樸為韻　　宋　歐陽修

德以儉而為本器有文而可除爰斲載雕之飾將全至樸之餘篆刻永銷見背偽歸真之始鏤章咸滅知去華務實之初稽史牒之前闡述政風而遐舉懿淳儉之攸尚斥浮華而可沮謂乎防世偽者在塞其源全物性者必反其所素以為貴將抱樸而自思煥乎有文俾運斤

而悉去誠由淳自澆散器隨樸分騁匠巧而傷本掩天真而蔑聞故我反淳風而矯正杜末作之紛紜剖刻桷之形復采椽而不琢滅鏤簋之僭反木器於無文則知工巧盡捐浮淫是抑道尚取乎反本理何求於外飾圭磨嶽鎮歸璞玉以全真罍去山雲表瓦罇而務德是則遵乎樸者將反始而臻極斲乎雕者惡亂真而飾非約澆風於一變矯治古以同歸礲而錯諸盡滅雕蟲之巧質為貴者寧慙朽木之譏用能杜文彩之煥然返淳和

而遵彼雕雖著則尚可磨也樸其復則在其中矣棄末反本小巧之工盡捐革故取新見素之風可美彼琢玉然後成器命工列乎雕人務以文而勝質徒散樸以遠淳曷若剖劂之功靡施大巧若拙刻鏤之華盡減其德乃真懿之隆者非假飾以為資儉之至者匪奇淫而是覺但期乎去泰去甚寧患乎匪雕匪斲有以知一變至道之風由是而復歸乎樸

藏珠於淵賦以君子非貴難得之物為韻

宋 歐陽修

稽治古之敦化仰聖人之作君務藏珠而弗寶俾在淵而可分效乎至珍雖希世而弗產棄於無用媲還浦以攸聞得外篇之寓言述臨民之致理將革紛華於媮俗復芭愚於赤子謂非欲以自化則爭心之不起蓋賤貨者為貴德之義敦本者由抑末而始示不復用雖可寶而奚為舍之則藏祕諸淵而有以誠由窒民情者在杜其漸防世欲者必藏其機使嗜欲不得以外誘則淳樸於焉而可歸將抵璧以同議諒彈雀而誠非照乘無庸

盡遺碕岸之側連城奚取皆沈嫱水之輝用能崇儉德以外昭復淳風而有謂民心樸以歸本物產全而靡費珍雖無脛俾臨淵而盡除事異暗投永沈川而不貴然而道既散則民薄風一澆而樸殘玩好既紛乎外役質素無由而內安故我斥乃珍奇之用絕乎侈靡之端將令物遂乎生老蚌蔑剖胎之患民知非尚驪龍無探頷之難是則恢至治之風揚淳古之式不寶於遠則知用物之足不見其欲則無亂心之惑上苟賤於所好下豈

求於難得是雖實也將去泰而去奢從而屏之使不知而不識彼捐金者由是類矣擿玉者可同言之諒率歸於至理寔大化於無為致爾漢皋之濆各全其本雖有淮蠙之産無得而窺自然道著不貪時無異物民用遵乎至儉地寶蕃而不屈所以虞舜垂衣亦由斯而弗咈

中堂遠千里賦以心曲聲光此時勿阻為韻　唐　謝觀

峻宇沉沉朱門阻深豈為遥遠有蔽徽音跬步之中易在一言之地踰時之達難於千里之心莫不佇立盤桓

瞻風躑躅或恃穹崇以儚傲或麗欺誣之阨束遂使阼階之上迫遮於天子之田蕭牆之間綿邈於黄河之曲且夫百里之遠一日致之中堂之近經旬履之而所以借淹留之喻等邂逅之期豈君子同風之地在小人革面之時瞻廊廡之不遥便成燕宋念庭除之匪邈差若毫釐是絶音塵有睽言語非入室之士過作脱巾之阻布武之中疲赤驥於崇朝及肩之牆困鴻鵠之一舉唾井之路寥敻及門之子迴翔希日日以見德尚朝朝以

觀光每望恩波如桂水之流淼淼時瞻德宇若金城之路茫茫似蔽黃雲纔同明月高深起於顧盼山岳生於倐忽於是以南軒北宇之嶔岑作河東河西之間越如此禮讓無成薰猶不明東閣苔滿西園草平倒屣之餘風頓削握髮之清規不行自杜其匡諫之路詎聞乎哀樂之聲是使咫尺蕭條人遐室邇空施帳闌之横壯但見樓臺之邐迤則可以自勵於己寧求於彼君子勿嗟行路難古來如此

學問至芻蕘賦以學問而至芻蕘之善為韻　宋　陳襄

上聖以文明闡化撝讓臨朝每精窮於學問爰下至於芻蕘心專探討之勤率親草芥志切諮詢之道靡間薪樵斯蓋務小善以畢納庶大猷而孔昭者也嘉往哲之徽言述先王之至治必有學以務其訓誘必有問以通夫擬議欲求善以無斁乃詢蕘而聿至且夫聖人有狂言之擇實務多聞而樵夫知王道之談豈宜遐棄莫不功專時集事切疑思囷閭丘樊之賤率求訓教之辭是

必擇其善者俯而就之當請益請業之初蒿萊盡及暨咨事咨才之際草莽無遺誠以統御縣區興隆景運君雖尊有教則不可非學民雖小有善則誠宜下問故乃罄藪澤以旁求奉謀猷而不紊祇承誘誨當刈楚之良材廣務諮謀受析薪之丕訓則知學不好也無以臻乎善道問非博也無以納乎嘉謨故我每樂聞於典敎遂俯及於薪芻將務四聰之達何慙一德之愚博習親師奚間采樵之士疇咨熙載必親往囿之徒夫如是則閱

習罙勤諮諏益顯雖芻言之勿用諒蕪音而必選不窮不倦率求林藪之譚曰都曰俞並及草萊之善向若非求博諭靡極周咨雖愚言之或善在上德而罔知又安能恢教本以昭若導化源之遠而是以高宗求巖野之賢命而納誨西伯舉屠釣之老立以為師此所謂詢事考言篤信好學伊片善以咸取欲大謀之先覺故詩曰先民有言而詢於芻蕘播英規而孔邈

天下為一家賦

宋 呂大鈞

古之所謂天下為一家者盡日月所照以度地極舟車所至以畫疆以八荒之際為藩衛以九州之限為垣牆列國則羣子之舍王畿則主人之堂凡民之賢而不可遠者皆我之父兄保傅愚而不可棄者皆我之幼稚獲臧理其財乃上所以養下之分責之事乃下所以事上之常渾渾然一尊百長以斟酌其教令萬畢千幼以奉承其紀綱貿遷有無而不知彼我之實損益上下而不辨公私之藏大矣哉外無異人旁無四鄰無寇賊可禦

無閭里可親一人之生喜如似續之慶一人之死哀若功緦之倫一人作非不可不愧亦我族之醜一人失所不可不閔亦吾家之貧尊賢下不肖則父教之義嘉善矜不能則母鞠之仁朝覲會同則幼者之定省承稟巡守聘問則長者之教督撫存嗚呼周徳既衰斯道斯屈析為十二并為六七勢不相統亂從而出忘祖考之訓則劫奪其屢盟之時輕骨肉之命則戰死於爭城之日曲防遏糴以幸其災縱諜用間以乘其失乖睽有甚於

閲牆鬬狠不離於同室迨至秦政以强自吞推所不愛以殘自昏斧斤親刃其九族塗炭自隳其一門興阡陌而廢井田則委貨財於盜賊之手置郡縣而罷封建則託婦子於羈旅之屯貧富不均幾臣僕其昆弟苟簡不肖皆土苴其子孫自漢以來終亦不復雖有王侯而不得輒預其政雖有守令而不得久安其禄譬之錦衣玉食縱無所用之子雕車良馬委不善馭之僕門庭雖存亦何足以統制閨門無法則何緣而雍睦豪强日横而

畧無鞭扑之制單弱日困而不識襁褓之鞠豈天理之固然實人謀之不足嘗聞之治亂有數廢興有主昔既有離則今必有合彼既可廢則我亦可舉惟盛德之難偶故曠時而未覯豈有待於吾君將一還於治古

首善自京師賦　宋　王安石

王化下究人文內崇繄京師首善之教自太學親民之功闡承師論道之基先鄒轂下廣成俗化民之誼甫曁寰中古之聖人君有天下治遠以近制衆於寡不用文

何以修飾政教非設校何以崇明儒雅迺建左學率先諸夏在郊立制繫一人之本焉養士興仁形四方之風也本仁祖義取材斂賢講制量於中土邑聲明於普天始於邦家用廣師儒之衆行乎鄉黨斯爲庠序之先是何拳拳諸生亹亹先覺所傳者道德仁義所隸者詩書禮樂以言乎功則萬世用乂以言乎化則八紘匪遐其流及於三代率以明倫此理達於諸侯誰其廢學故曰校官者庶俗之原本京邑者羣方之表儀養原於上則

庶俗流被設表於内則羣方景隨惟時於變繄上之為

三王四代惟其師使人知化兆姓黎民輯於下自我興

基向若俗敗隄防朝隳統紀教化之宫衰落禮義之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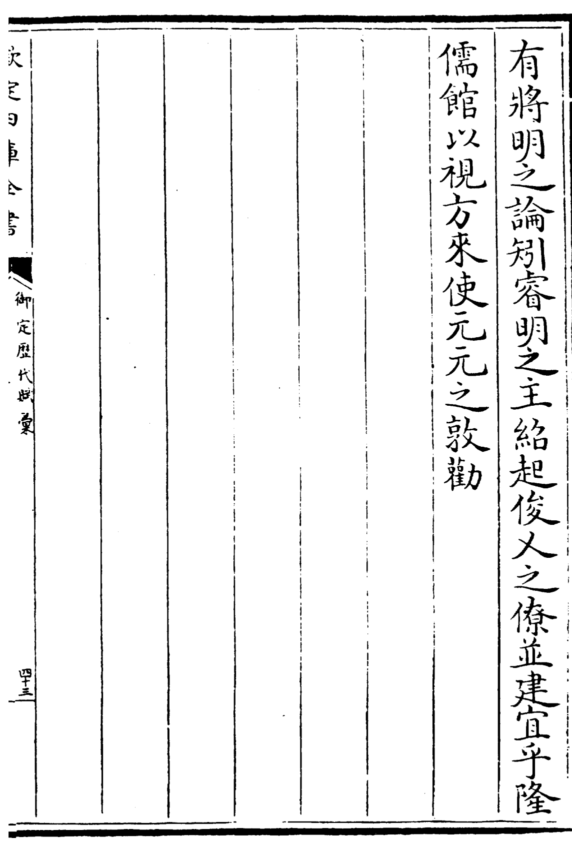
廢弛嚮風者無以勸於善肄業者不能官其始則撫封

之主毀鄉校者有之承學之民在城闕者多矣必也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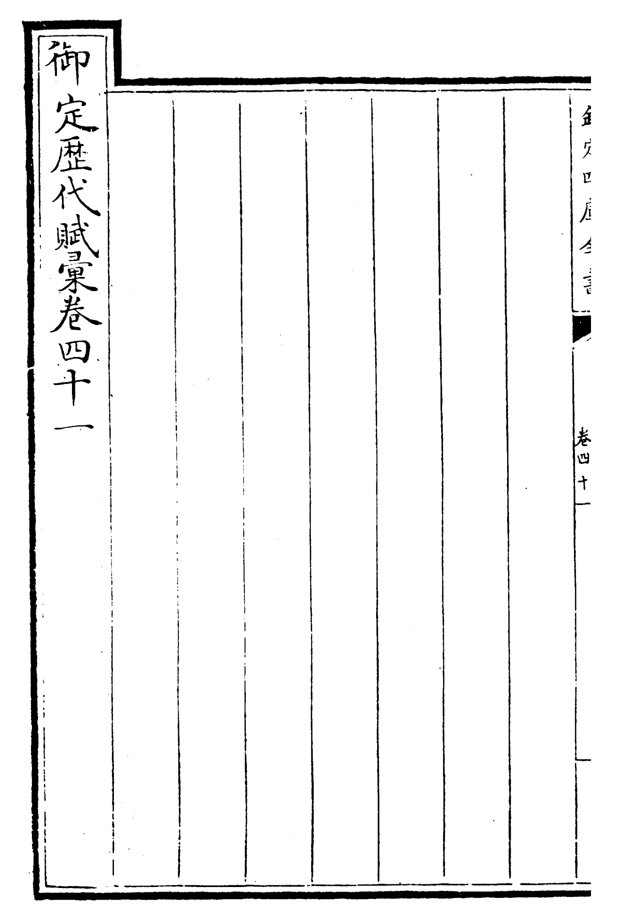
冑子之秘宇據神邦之奥區憲先王而講道風下國以

恢儒邑翼翼以宅中契商人之詠士彬彬而蒙化叅漢

室之謨噫孝武逸王也而有興置之謀公孫具臣也而



有將明之論矧睿明之主紹起俊乂之僚並建宜乎隆儒館以視方來使元元之敦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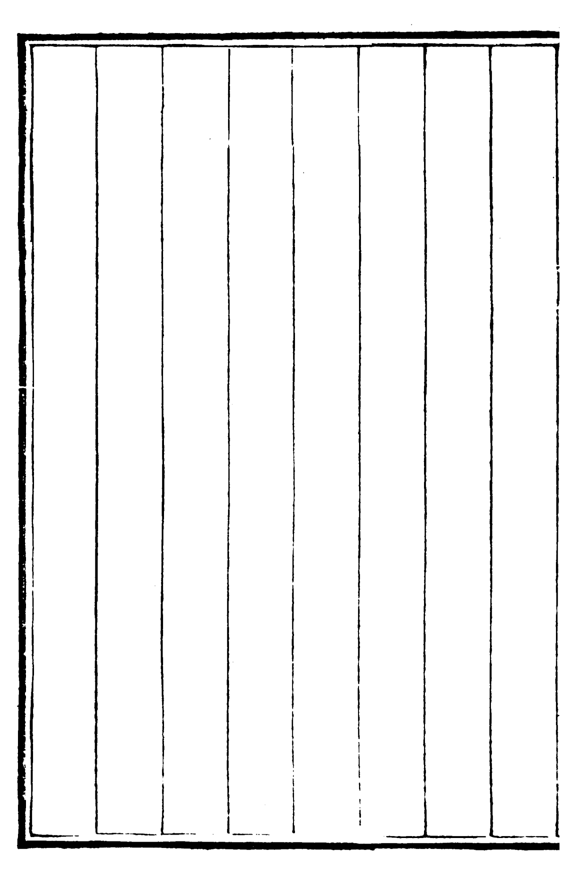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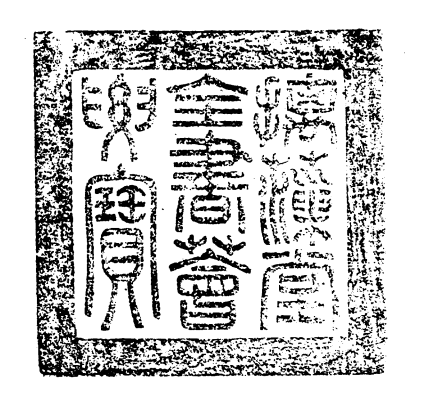
御定歷代賦彙卷四十一

謹案卷四十第七頁後一行且也原始要終刊本也訛乎今改

第二十三頁前三行狐貉貀貂按後漢書鮮甲傳又有貂豽鼲子皮毛柔蝡此豽字疑即豽字之訛

卷四十一第三十五頁後三行徒散樸以遠淳刊本遠訛還據文忠集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楊壽楠

謄録監生臣王錡

謄録監生臣潘奕基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御定歷代賦彙卷四十二 三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七千二百六十一 集部

御定歷代賦彙卷四十二

治道

舜歌南風賦以能感和樂生殖羣物為韻　唐　楊迺

巍巍舜德於今人稱居北極而惟大歌南風以敷弘歌之伊何制絲桐而合奏風之至矣信長育而有徵茲可謂無為而自理天縱而多能美夫誠發深衷物能應感憫沃瘠之勞逸均陰陽之舒慘是用作則於世利之孔

多風詠凱兮美萬物之蕃衍樂操琴也佳五聲以同和復而不厭遠而匪他方將煦嫗之為意豈徒娛樂於斯歌覲其發宫應徵揚清激濁自南習習同詩人喻彼棘心入夜泠泠異貧士叩其牛角則知聖人審音以知政化俗而作樂者有矣夫懿其出乎幽谷應以繁聲若雲龍之潛召同律吕之相生萬籟動八音清匪鳴條而扇物方靡草而作程是以人荷時康功歸帝力四氣以之而不撓百穀從兹而蕃殖節有度守有則始從邇而及

遠終自南而徂北爾乃匪徐匪疾乍遏乍聞颯颯輕音疑少女之初至泠泠餘韻謂別鶴之求羣亦為父母之罔極何必聲變而成文是以德冠百王致成萬物正南面而恭己懋功千載不咈

舜琴歌南風賦

宋 舒亶

帝意雖遠琴音可通欲發揚於孝道遂歌詠於南風寓意五絃寫生成之至德託言萬物荷長養之元功粤其耕稼陶漁至為君聰明睿智積諸已日深致孝之念躬

盡事親之理以謂鞠養之德欲言之不足生育之愛欲報之何以緣情指物孰形孝子之思流詠在琴且載南風之旨時其比屋熙乂巖廊靚深包我萬慮寫於一琴協天地以同趣按絲桐而播音作以叙情適在無為之日薰兮入奏永言至孝之心蓋曰風之於物也有化養之恩覃親之於已也有劬勞之德博眷物理之明甚假琴聲而遠託一彈而歡意以寫再鼓而羣心咸若按絃而奏聲參韶樂之淳寓象而言義並凱風之作懿夫琴

求以意而不求乎形器帝樂在孝而非樂於絃歌感民之義豈並於北里思親之志固深於蓼莪藏韻於心非止解一時之慍寄聲於政又將陶萬國之和自是正音暢而化洽幽遐協氣流而時消沴濃閨門聽之則翕爾和順朝廷聞之則歡然感厲風被乃俗功歸於帝又得夔工之奏同樂於民不煩鄒律之吹阜財於世玆蓋淵默玩意優游面南歌孝風之遠暨託琴理以中含惜乎道與世汨樂非德參操變而亡徒起後人之歎音調而

理空聞前史之談夫豈知音者導樂理之淳淳達孝思之進進内將報德之罔極外以格民之大順然則歌琴之意至矣哉莫如虞舜

舜有羶行賦以天下歸之如蟻慕肉為韻　唐　謝觀

肉不愛蟻蟻自來依舜不求人人自來歸爾則以羶生嚮慕我則以思深惻徹祁祁子來竟歡懷於德飽侁侁類聚合霑濡以家肥是知取喻於彼欲明於此播薫風於酷烈比黎庶於螻蟻溫恭允塞諒不阻於幽微玄德

升聞固無間於遐邇是故四海紛會千門競追共仰來蘇之日誠非逐臭之時以孔甘為味以潤下為腊率從其旨爰度迺私應其欲而狗矣思所利而噉之各竭血誠汝則如飢如渴無勞肉視吾乃龍章鳯姿載求而羶不在身三嗅而羶不在服在乎安長幼資亭毒行羙揚芳言蘭芬馥以膏腴及萬姓萬姓熙熙以霈澤滂四門四門穆穆咸遂其性各安其族並飲其風順雨調豈止於觴酒豆肉若乃望之如日戴之如天不銷不歇沛然

靄然如此乃聞羶者馬如或失之於上迷之於下四罪之徒三苗之野如此乃聞羶之者喻既斯大義豈憑虛以心求芬芳者得以鼻求芬芳者諫自發德馨之惠寧同乳臭之餘服嫱媲之而孰可芬香擬之而豈如由是蒸黎子來蠻夷蟻附八方咸戴其照育九土共臻其道路惠然若歸往也如慕煥重瞳而日月清朗齊七政而恩威布濩至矣哉巍巍堂堂可謂承天有裕

禹拜昌言賦以聖人之心聞善必拜為韻　唐　闕名

大禹君臨勤求意深茍一言之入耳必載拜以明心蓋以勵華夷形古今所以旨酒盈前莫縱彈絲之響美詞將貢俄聞撼玉之音豈不以詢彼芻蕘防乎驕逸既可大而可久亦無固而無必所以嘉謀乍聽當業業以折腰直語纔聆復虔虔而屈膝蓋以廣乎所見求其所聞欲使善惡之源自别賢愚之路斯分况乎傳舜之規受堯之命得不固社稷根本察風俗利病是以臣不能諫君兮非曰忠君不能納諫兮非曰聖執至理以垂教採

昌言而化人苟有言可佐王道正人倫陶也不得不進禹也不得不遵所以闡妙畧以開容拖冕旒而拂地覽宏謨而致敬低珩珮以鏘身懼溝洫之未通憂禮樂以將壞以正直為龜鏡以忠讜為規戒是以藴昌言兮不可不陳闡昌言兮不得不拜遂使共守丕業上光帝基若魚水相逢之日同雲龍會合之時符郊時以陳儀固難比矣望竹宫而設禮曷可方之我皇紹九聖之雄圖舉百王之令典急於求士樂於聞善所以獻昌言之忠

臣必待之台鉉

下車泣罪人賦以萬方之過在予一人為韻　唐　闕名

人惟有罪罪實在予將恤刑於荷校遂責己而駐車顧法令之未平滋彰甚矣儼冕旒而興念涕泣漣如始也備羽衛而行因巡狩而出遇茲拘縶將伏斧鑕王乃止翠華駐清蹕恐法吏之苛暴嗟刑網之峻密稽鳳輦而惻隱再三愍褫帶而幽囚非一於是降玉輅下朱輪議獄緩死拖黻垂紳出轅箱而欷歔交睫顧桎梏而汍瀾

滿巾雖囹圄之中自罹有國之典恐網羅之内時陷無辜之人於戲法議難逃過亦有在致犴牢未空之事乃教化不明之罪初猶掩抑見天顔之慘悽漸覺滂沱濕衮衣之文彩承顔熠熠滿眼浪浪情將同於肆眚義有軼於納隍是以顧盼悲泣徘徊感傷希聖旨於方輿之閶必先一物推睿情於圜扉之下以及四方故得法制備修獄訟無怨由衷而感於黎庶自己而昴於億萬溯洟猶在宥物之義已彰縲紲未收率土之人知勸行道

而道斯遠矣愛人而人亦懷之何天網之自入使皇情以興悲蓋假其人為邦家之本因其事為慈惠之資不然何一降車而開二十世之業一灑淚而成四百年之基然後刑法永清威懷遠播是知夏后之得天下也能恤人而引過

高宗夢得說賦以恭默思道帝賚良弼為韻　唐　李觀

殷之哲王唯政是恤夜分而寢夢獲良弼雖神悖而若驚冀形求而勿失爰徵營匠刻乎獨見之真乃俾庶僚

訪其唯似之質當厥夢也神馳無方未訖永夕如躋彼蒼恍其神兮以浮偃其體兮若亡形接乃夢斯人甚良側身徘徊於己之傍將舉趾以趨附又伸肴而抑揚言霏霏而無瑕目矆矆而有光覿其儀可用為列辟之式察其志不獨稱百夫之防升降咸若周旋允臧寂乎昭昭既寢不忘斯后克明承天之賚謂濟川之器而投足不濡履大覺之端而遊夢無閡其中蕩蕩其表瞹瞹雖助用理於一人實候清平於千載於是武丁夢於宮而

上與天通傳説築於外而中合神契持緡向老謫殊渭水之涯負畚將疲久困傳巖之際説匪丁而空山長往丁匪説而大位斯替如魚水之相因保君臣之雙麗惟説也策名歸主惟丁也受命於帝帝何言哉邈以玄造陰推吉士以佐有道説之居兮山之幽雲峩峩兮水浩浩彼人兮何斯欻中心兮夢之如渇兮在茲如饑兮在茲想遺眷以索隱撫空懷而歎思思之未得端扆沉默其夢也則誠其寤也則惑其収之於野而寄之以國有

唐時雍上明下恭君與之同日臣與之比蹤事不惟舊令之斯從斐而成章有娓雕龍

文王葬枯骨賦以德及枯骨天下歸心為韻　唐　白行簡

骨雖無知葬以表德展厚禮於九原示深仁於萬國恩加於鬼則遊岱之魂有依義感於人故歸周之心不忒原夫靈臺肇建壁池是穿究彼枯骨委兹窮泉既靡覩其銘誌曾莫知夫歲年西伯乃色變盡爾涕流泫然爰命從者將收瘞焉俾夫惻隱之心因形骸而下至於地

升聞之德隨精魄而上動乎天徒觀其年代超忽英靈淪沒土變豐肌苔封朽骨於是惠霑生死澤及榮枯遺奠有加於蘋藻備物無闕於芻塗幽壤始開見佳城於白日靈丘是啟旋卜宅於青烏既而遷彼古埏葬之中野推誠於重泉之内昭德於普天之下念此窮塵之骨尚或墐之欲使行路之人不得見也且夫聖人哀死君子表微用之於國而上下忻戴書之於史而載籍光輝諸侯感而思服百姓從而知歸以之理人而人自化以

之奉天而天不違故能掩骼敎行送終義立澤靡不浸仁無不及恩加師旅而同德數千慶延子孫而卜代三十且封比干之墓惟德是欽護信陵之塚其仁未深曷若我罔辨名氏莫知古今招亡散之魂復於棺槨收無主之骨斂以衣衾蓋所以感鬼神而動天地豈止夫三分天下而二者歸心

神女不過灌壇賦以飄風疾雨慮傷仁政為韻

唐王棨

有女維神徘徊恨新既入文王之夢方明尚父之仁君

莅灌壇自其來而有感妄臨西海將欲過以無因豈非

受命上天稟靈下土苟當鑒德之職誠是福謙之主然

而出則駕疾風鞭暴雨雖娉婷淑態所行皆正直之心

而倏閃陰徒在處有晦冥之苦今則望彼仁境居惟太

公於國而棟梁斯喻於民而父母攸同謐爾封疆無破

塊之時雨恬然草木絕鳴條之曉風安得暗恃威靈長

驅徒御不惟流炙以斯恐抑亦偃禾而是慮舊祠已別

固難返駕於今辰直道須遵豈可取途於他處是使淚臉紅失愁蛾翠銷駐霞車而色斂停寶蓋以香飄潛羨羿妻明月先逾於清夜却慙巫女輕雲已度於晴朝誰見其迴慼蕙心踟躕蘭質感教化之均適患奔驅之迅疾花顏慘淡非嫌勝母之時玉趾遲留異惡朝歌之日王乃愍彼彷徨詢其感傷既非失珮於江上亦非遺簪於路傍入夢之姿經三日以方過非熊之道歷千秋而更彰則知執德感幽者繫乎真操心讋物者由乎正苟

在神而猶懼豈於人而不敬若夫蝗越境而虎渡河未可與斯而論政

周公成文武之德賦以公旦成此文武之德為韻

宋 陳襄

天開周道臣有姬公滅管蔡流言之亂成文武盛德之風攝政宣謀纂徽柔之懿鑠勤王致理集保定之元功足以紹重光於有後揚休命於無窮者也當其待旦輸忠攝儀建極謂文考之興也方啟於周祚武王之立也

肇平於商國念遺業之至重非冲人之可測我乃兼彼三王之事成此二后之德踐祚而治卓興純被之謨陪扆以朝庶廣丕承之則才美中著勲勞外施能勤敎之行也遂竭節以成之業業為師纘居岐之茂烈拳拳作相隆在鎬之丕基蓋夫國得士而乃昌后非賢而罔理惟文也順帝則而撫方夏是武也遏亂畧而為天子懿王業以昭若賴我功而成此股肱周室啟明明在上之猷左右成王紹諤諤以昌之美用能藩衛中國疑丞大

君恢好仁之景範集偃武之清芬將以垂緜緜之庥貽郁郁之文白屋禮賢緝多士濟寧之化東山祇役固一戎大定之勲苟非績著勤勞心專夾輔上以追奉乎西伯下以欽奉於姬武成休德於二代固重基於下土則何以父作子述七百年永著徽猷發粟散財三十世茂隆丕矩蓋以憂勞幹國忠利推誠遠啟中興之道光揚未墜之名臯陶為舜帝之謨功宜一貫管仲霸齊桓之業道匪相成此則昭致純熙削平暴亂本枝百世兮寶

系丕圖子孫千億兮英猷克煥噫奚知聖德之成焉由兹公旦

周以宗强賦

宋 沈初

古之建國制莫如周盛宗室而作庇强王室以承休治尚以文重恩親於同姓世縣其祚大形勢於諸侯自昔后稷開基公劉經始盛德物被豐功世美文武大其業成康繼其軌奚永永以能然蓋親親而得以任先宗子協圖夾輔之勲本固王家益植太平之趾天邑中奠侯

封外崇大邦小邦兮我所錫壤伯父叔父兮汝其懋功

犖國勢於寖盛粹民風於大同膺木德以當天王圖以

永法轄星而建屏邦本其隆有袞服以華其躬有金輅

以優其命寳玉分賜脤膰均慶所以等異諸臣恩先庶

姓史稱乃德盛陳過歷之期詩大其功茂著維城之詠

豈無異姓與之翊昌豈無列辟與之賛襄推本而治尚

親則强故蒼籙之興起始諸姬而阜康忠厚一時重本

枝而相輔儀刑百世壯基緒於重光至如魯衛之所分

邢茅之所附衆列邦壤一寧國祚歸然磐石之安屹然寶鼎之措無煩兵革坐收禦侮之功不假山河自得為藩之固譬夫木之殖枝茂者幹必大水之委源深者流必長繄爾列辟輔予一王秦室寖微盍削五侯之壤漢邦未善徒恢七國之疆盛哉本本之扶持承承之操術國五十兮比如犬牙之制年七百兮緜如瓜瓞之實方今宗也盛而國也强跨基圖於周室

沛父老留漢高祖賦以願止前驅得申深意為韻

唐　王啟

漢祖還鄉兮鑾駕將還沛中父老兮留戀潸然憶故舊於干戈之後敘綢繆於旌旆之前白髮多傷鳳輦願停於此日翠華一去皇恩再返於何年昔以羣盜幷與我皇斯起英明天授其昌運神武日闡於舊里今則秦楚勢傾鼓鼙聲止聖代而陽和煦物元首明哉暮年而蒲柳傷秋老夫耄矣然而黃屋才降丹誠未申豈可風馳天仗雷動車輪一則以情深閭里一則以義重君臣隆

準龍顔昔是故鄉之子捧觴獻壽今為率土之人乃曰陛下創業定傾順天立極臣等犬馬難效星霜屢逼窺泗水則淒若舊風指芒碭則依然故邑眷戀難盡沉瀾易得昔日望雲之瑞豈有明言當時貰酒之家堪驚默識帝乃駐天步遂人心戈矛山立貔虎煙深草澤初興雲路而蛟龍奮翼鄉園重到煙空而鸞鶴歸林時也親友咸臻少年并至縱兆民如子恩更洽於故人雖四海為家情頗深於舊意往事如覩流光若驅望幸誠思攀

轅則殊交遊既阻於秦時堪悲今昔黎庶正忻於堯日
自恨桑榆已而雙淚盡垂一言斯獻請沛為湯沐之邑
實臣愜死生之願是使萬歲千秋杳冥無恨

四皓從漢太子賦以俱出山中共輔明德為韻

唐　王　棨

夏黃綺季角里園公抗跡君臣之外潛身商洛之中高
帝搜揚竟不歸於北闕儲皇搖動皆來衛於東宮漢之
初也鳳輦情乖龍樓恩失將謀廢嫡以立庶欲易黃裳

而元吉呂后憂深留侯計密且曰四人可致一匡永逸洎安車奉迎之後當彤庭侍宴之日森爾離立皤然間出似八公而少半疑五老而無一高皇問曰從者誰乎安得鶴氅斯衆霜髯與俱乃言曰臣等質同蒲栁景迫桑榆是商嶺卧雲之士皆秦朝避世之徒邦無道則隱邦有道則愚上曰自朕之興待賢而用顧朝廷之未治念先生之所共昔何遠跡不為率土之臣今乃辱身盡作承華之從對曰陛下掃蕩寰宇泰降楚平未有稱臣

之意惟聞慢士之名太子則畀謙守節柔順利貞理有
承聖斯宜繼明臣等惟義所在非道不行雖蹈東齊之
潔更無伊吕之情故得隨雞載之差肩向龍墀而接武
星星於朝行之列濟濟於王人之伍帝曰空勞逋客來
撫藐爾之孤可謝周人已有良哉之輔既而問安之位
克定肥遯之心共還其來也鶴集丹陛其去也雲歸故
山懿夫出彼巖巒成兹羽翼一則免扶蘇之危一則祛
獻公之惑誰知惠帝立而劉祚安乃採芝公之德

泰山父老望登封賦

宋　田錫

吾皇帝厚德比於坤元至仁侔於穹昊伊岱宗之父老望皇華以外告傾心精意向天闕以虔恭頓首斂容冀綸言之布誥豈不以思深寖育恵感生成桑榆之景方暮葵藿之心迭傾檢玉髙峰思覩登封之禮鳴鑾近甸佇諧延望之誠咸曰帝嗣洪圖寰區晏如納生靈於壽域侔至化於華胥北天山而南越裳爭輸職貢右流沙而左滄海正混車書莫不天意與人心交泰民情與物

性相於斯乃運方契於千年得冥符於昊天雅頌溢路人之采祥經盈太史之編泳鱗翔鷮已效靈於郊藪靈茅秬黍宜薦羞於上玄臣等幸以期耄之身為太平之民生籍寄龜蒙之下先疇逼洙泗之濱七十二君古常稱於茂典三千年後今正逢於聖人願陛下采古義於前書命擇儀於良相勅宗伯修壝宮之禮詔太常建黃麾之仗凾簿鐘鼓圭瓚秬鬯展儀於梁甫之下禋祭於靈峰之上虞君頌瑞願諸方伯之心漢帝射牛宜慰老

臣之望鶴髪兒齒精誠不已俯躬如就燥之餤注意比朝宗之水朝隮雲彩諒龍德以堪從口比山呼鴐鑾車之戾止易曰先天弗違書曰肆覲羣后思古禮以猶缺鬱衆心而是候泥金報天德之高封土增坤靈之厚協探策之冥數薦如山之萬壽小臣亦能著封禪之書向皇風而拜手

漢文帝罷露臺賦以百金休功萬國從化為韻

唐　李程

偉漢文之君臨惟宫室有度以兆庶為心安不忘危豈勞力於累土用過乎儉亦軫慮於百金懼乎設怨將以激勸若臺之是修唯德之不建是故絶役心於制造弘儉德於億萬乃言曰臺者高峙路者四通不足避燥濕寒暑無以受朝聘會同奚必高居為明四目遠聽為達四聰不重創何以就役不勞力何以成功由是却匠人之計全王者之德豈嗇於財實肥於國雖百工麕至無所作則庶人子來曷由陳力言之既終人故適從板築

之功既絶尋尺之材勿庸柱礎不施寧轉他山之石棟宇罷構匪斲徂來之松若夫氣候為備順時布化諒惟國之有恒成兹臺之何暇南至以望太史每升其觀臺仲夏而居有司自設其高榭亦何用土木特建丹雘勤修誠無用之作非不朽之謀豈止全十家之中産貽百代之良籌彼晉靈登臨我則絶彈人之戲宋平興作我則無築者之謳式昭莫大之見用保無疆之休不然何以紹祉祖宗垂芳簡冊踰儉約於三五延載祀於二百

豈不以肇於露臺播無為之嘉畫

漢宣帝冠帶單于賦以威懷禮加北戎遂定為韻

唐 裴度

昔漢宣帝休明允塞烜中葉之英聲示遠人以文德既而幸甘泉以居正朝呼韓於有北錫之紱冕俾之藩翊位居侯王之上侍在軒墀之側服之孔備垂懸綬之腰章髮則有餘映切雲之首飾且會朝之次昭明孔融雖加之以禮實誇之以衷厥錫既殊荷榮華之寵命其儀

未習憒衣服之在躬此實可以閱帝聽播皇風亦何必
賜玉帛之資空成耗國錫金石之樂用表和戎夫爵以
賞功服以旌禮懿爾容之中順故我命之光啟矧乃來
茲鳳闕踰彼龍沙知漢德之全盛厭胡俗之幽遐齊縞
帶於周行獨明向化異玄冕於醜類豈曰亂華錫之不
聞於屢褫崇之豈俟夫三加想夫觧辮懷恩動容思媚
乍重譯而獻欵或稽顙而奉贄使羣方之閫樂由一人
之錫遂鏘之玉佩顧韋韝而多慙顉以金貂與氈服而

自畢是使孔熾之類率服而莫違悍戾之屬束帶而共歸知子之來贈同雜珮彰君之化德乃垂衣殊沐猴而可作方戴鶡而有威令我后散皇明而馳聖聽致戎夏之克定勤厲理而明弼諧故蠻夷之允懷尚冠帶於萬里舞干羽於兩階彼長纓之與五餌何斯道之孔乖

八使出巡賦以彰善癉惡黜陟幽明為韻　唐　張友正

明明漢皇文物昭彰順帝以化俾人從康將欲敷聖政舉皇綱乃分國之八使而宣命於四方八使伊何朝中

之善將假其權尤難其選稱直指而獨立歌皇華而分遣繡衣既盛於新儀四牡載光於古典當官而行受命無忝善微毫而必舉惡纖芥而必貶舉善兮必尋其清流之源貶惡兮必去其阿諛之諂或負宫闈之厚拔不顧城社之微托無懼薰燒不驚矰繳肆豺狼之毒懷梟獍之惡徑持斧而前進歘下韝而直搏誓將去大族而拔盤根安問狐狸之與鳥雀其有鋭心公器戮力王室知賢才而能進察姦佞而能黜必將上聞於天子寧俟

於終日道之不懲人亦焉廋操利劒而剸其固懸明鏡而燭其幽使乎使乎萬方覯德天下之治也賢者當其權天下之亂也不肖居其職求訛偽之訟採妖蠱之色方直者於以退藏阿諛者由是登陟若謂之治也歟適足以亂其國我國家統紀有經追古作程采虞典之考績法漢家之分行舉八元而普天輯睦按十道而攬轡澄清太階既平君聖臣明豈待久於其道而後天下化成

手署三劒賜名臣賦 以特書嘉號用奬賢能為韻

唐 王 除

漢章帝以錫賚情重君臣道全示署劒推恩之禮表經邦佐命之賢雖彼百官分恩光之渙汗惟兹三者覩御墨以昭宣是知器挺臣功名由天奬非霜刃無以表汝之庸勲非乾文無以重予之慶賞所以昭冲和勸忠讜鮫函盡啟決雲之狀盈眸彩筆初題垂露之文在掌豈不以良佐斯得深謀可嘉或染翰而紀其敦朴或揮毫

而誌以文華彼錫形兹我乃頒其秋水彼銘鐘鼎我乃
鏤以蓮花一則薛燭未逢風胡不識提攜可助於雄勇
佩服必資其挺特能使巨闕慙價豪曹失色乃署龍泉
之名以表韓稜之德一則龍藻日耀霜風雪凝麾之而
氛祲以歇帶之則威儀可聆斯亦剸鍾難媲斬馬奚稱
乃署漢文之號以旌郅壽之能一則利可衛身威能禁
暴愜項伯以將舞宜趙王之所好豈羨乎五色奇形千
金美號乃署推誠之字以彰陳寵之操故得光生環珮

榮冠簪裾見魚水相逢之際是雲龍契會之初數比夢刀各獲君前之賜功齊神筆長吞天上之書洎吾皇威被華夷德安岐雍鋒鋩不自其手署頒賜盡歸其公共蓋以韓魏為鈌兮宋為鐔異漢朝之所用

述聖賦 太宗御製序 唐闕名

朕以二九之年屬天下喪亂毒流區夏禍徧郊畿摩雄則蠭駭雲興猛將則風驅霧合年二十有四慷慨京邑電發中元震蕩三川掃清八荒及至壯年獲臨寶位然

乃遠夷委贄萬國歸心致使朝有進善之臣野無行歌之士節義盈於私室獄訟息於公門一尉候於東西混車書於南北由是偃組練而敷禮樂放牛馬而逸黎元方欲紀石封山握河沉璧功既成矣世既貞矣信可以優游暇豫作樂崇德者歟故因兹餘隙乃脩苑囿其勝地則有積翠凝碧其川阜則有濯龍平樂若乃南面雙闕北對芒山引洛浦之通波連郟鄏之餘趾叢薄本麗加之以芳節池沼素美瑩之以初陽舞蝶遊絲帶清飆

而散影分花交柳映碧浪而成文巨樹千尋結輕煙而聳翠危峯萬仞照落景而開紅雲氣縈巖似遊仙於巫峽霓光染溜類濯錦於成都戲羽間關互飛沉於蒙密遊鱗瀺灂乍出沒於芰荷翔泳之美盡斯仁智之樂備矣可以遁形匿跡可以養志恬神獨往襄城之中斯可覿也藐然姑射之上何以加茲余每覽巢許之儔松喬之匹未嘗不慨然慕之思可以脫屣長辭拂衣高謝歘復以時運見羈因留連於大任徒有輕舉之志而不達

者其天意也豈人事乎

臣聞立極著紀之初闢乾開歷之始上所以分垂象曜下所以疆括地里惟大人之有作越百代而孤峙飛五位以龍奮騰九萬而鵬起曩者炎運將終夘命云絶四溟波駭八維幅裂羽檄交馳邊烽並爇長星夜埽車雲朝結莫不望壁壘以靡旗對轅門而亂轍故得百城氷潰千里煙滅固靈命之有在乃慷慨而投袂驅八駿以雷擊馭六飛而電逝騰星劒以外倚振雲鋒而高彗既

後事而先謀亦先勝而後制兵有臨而必克功無往而不濟龜筴叶以符兆人神應而合契諒包項以駕軒孕皇而育帝足以光燭千祀足以祚隆萬世於是戢兵偃武銘功紀勲採三代之逸經刋八方之遺籍搜隱遁於林藪訪棲遲於巖石然後調玉律以定時測金儀而考歷符洛下之前驗嗣容成之絶迹若夫流恵澤於瀛表被仁風於區外窮人際以來庭踰九譯而浹㑹莫不削衽而崇禮樂解辮而襲冠帶參兩曜以齊明混二儀

以稱大信一人之致感實萬方之攸賴聖皇以令叶先甲時惟仲春乃整法駕馭華輪六軍雷動萬乘星陳臨濁河以北睠指清洛而東巡乃升雲闕俯天津朝萬國禮百神珍賮咸集要荒畢臻夫其地也據三川以設險憑四關而作固總奔湊於八方測圭影於中度既定鼎於周業亦克昌於漢祚望嵩巒之邐迤臨崤坂之迴互所以仰叶辰象所以俯清天步若夫削靈巖以表闕疏清派而為池極皇居之壯麗窮大廈之宏規抗修廊之

窈窕屬輦道而逶迤夕霞臨而錯落晨光照而陸離至如雲觀晨開風亭夜敞迴長飆於輕翼凝濃露於仙掌沉落月於璧臺挂奔星於珠網羅紈飄而散馥環珮動而流響垂密葉於綺牕散飛花於翠幌復有天池濛汜藻沉浮控飛梁以架迴列層閣以環洲漬檀欒之修竹以嬉以遊鼓輕枻漾仙舟蔭喬木鏡清流魚鳥凌亂蘋映迨遮之危樓風未生而葉動景將昃而光收若夫瑞草奇色祥樹嘉名霏紅曜紫垂緗拖青或玲瓏於玉砌

或點綴於金楹交九衢而結影分四照以開縈浥朝露而適馥帶晨風而更輕於是登崇觀以周覽鬬層軒而遐矚樹合嶺而共青草帶原而同綠俯八紘而非遠顧千里而為局飛霞斂而復舒輕煙斷而還續既神王以情暢乃遣累而思足聆羣籟之晨響想鳳簫之夜聲窺叢雲之朝散思鶴蓋之後清捐大位而不寳脫萬乘而為輕訪真人於姑射問至理於廣成志眇眇以遐顧心遥遥而上征践太微之崇閣闢閶闔之天扃拖紅旗於

絳闕翼芝蓋於紫庭咀靈氣而還壽吸玄液以駐齡若夫北瞰太行南臨少室積峰遠而愈翠重巖隱而復出乍鬱律以干霄又岧嶢而概日松翳空而難辨鳥翔高而易失屬天下之無事聊逍遥以自逸方欲登日觀以摐金覽雲亭而駐蹕於是凝聖情以遠慮思成敗於終古美揖讓於有虞壯成功於大禹恥用兵於中冀鄙窮戰於丹浦每有違於汝弼恒知失而思補乃命促苑囿散積聚改制度易規矩削侈麗於樓臺崇質素於階宇

仁好生而必遂德無貫而不輔習嘉禮於玉帛和大樂於鐘鼓上可以降集羣瑞下可以安懷率土惟聖作之可觀實萬物而斯覩顧微臣之庸朽濫叨選於詞林恒戒盈以獻賦每規過而進箴幸天地之燾載欣日月之照臨豈窺天而識象寧測海而知深徒望雲以考澤空就日而傾心漸九皐而戢翰望天路以揚音美皇運之方永嗟頽齡之遽侵顧鴻恩之未答徒頌德以長吟

高祖受命造唐賦有序

唐　顧　況

隋文帝滅陳蕩定海内煬昏多罪墜失先業身滅國替幼恭以神人非聖莫可乃命太保蕭造奉皇帝璽綬歸我高祖高祖固讓謡歌獄訟已歸唐矣而薛舉王世充竇建德等陳勝倡禍為漢作階夫鹿臺之積非無財也閭左之戍非無卒也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而臣諸侯非有土也隋地徧天下二帝之業一朝埽盡可不謂大悲乎吳公子札古之達天命者其歌唐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風乎氣蒸芒碭龍曜太原天命也昔司馬

相如賦子虛諸侯之事非天子之事漢武聞之猶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班固張衡左太冲所賦兩京三都各務誇大而王者受命則闕而不書葢賦者古詩之流古者採詩言之無罪今王澤不竭斯文未喪翰墨間作其誰曰不然先王建國始以文經上行下效終以武定疆本弱枝四方翕然無凶人矣故明徳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應天順人武王所以克商也書云帝堯聰明文思帝舜濬哲文明斷自唐虞洎乎焗漢帝王美稱以文

為首我唐文德宜在三代之上微臣賦頌恥居數子之下初論隋氏顛覆次論皇家開統末論告厥成功簡於上帝鋪乎下土播乎無窮固非常才淺慮之所能及意者實以祖宗光靈引耀鼓動之所致也其辭曰

在桓靈之道噎兮本小而末大下陵而上替君臣相失南北歷帝天醜隋而命唐纂周漢之鴻裔大哉文王王季其父武王其子父作子述叶天命以應期煬為不道庶官攜貳魚爛土崩荒沉所致雖曰匹夫之勇有盜中

原之意凶貫既盈果不保於神器江都之禍酷甚望夷之事亡國之君雖緜古而必類王者父天母地非所以苟其身而貪厥位豈有男女疾痛而父母不為之歔欷乎此真主所以乘時而建義也曾不一戰而得行其志湯武應天也其實誓師高祖受禪也其實揖讓猶感思以慟哭乃立代而尊煬仗順而升蓋前經之所曠永土德以播業兮與炎靈而更王維李其根降居真源洎武昭之隴胄揚太祖之周勲典則明融是將貽乎子孫高

皇生而豁達大度徇齊弱而能言神光佳氣兮爛以氛
氳兆白雀兮戴紫雲隱隱曈曈兮始乎太原君子得時
有如追奔岷峨導江兮河出崑崙雷砰電掣浩浩渾渾
厥波雖雄為海所吞乾健而坤順兮利配乾而法坤有
何姦豪恃險偷存乃建皇極鍾乎歷數革舊鼎新兮式
閭封墓走百神以咸秩兮包五嶽而作固過蒲津而川
后增流兮次霍邑而山靈告路彼上慘下黷兮我寬刑
以薄賦陋茅屋乎土階遵朱干與大輅乃有嚴更之署

環衛鉤陳文昌武庫玉冊韜府兮內八景之真文金盤
粲霞兮承九天之清露元聖有作恢法度也厥祖草昧
諸夏宗臣蠻夷酋長從德如歸若王固讓而天下可違
乎有社稷焉不可闕祀有蒸人焉不可無主是以木曰
威仰火曰熛怒辰戌丑未王我唐土天實若曰四海横
波虔劉札瘥若王盤桓宗天下何義寧二年五月甲子
高祖即位木宮曰甲水宮曰子支干相生成字為李雖
子夘不舉而以是為戒此臣子所以服泰階也神祇叶

從龜筮攸同乃更正朔以刀文為開通告於上下予乃
昧德嘉乃丕績若將殞於厥躬草艾渠魁兮罔駕英雄
拔萬姓於湯火兮散三光於昊穹此皇王所以職教化
也非天不應非聖不作造我鉅唐在夏之興弼成九服
經啟九道荒厥迹之茫茫在周之興西至流沙東至樂
浪重九譯乎越裳在漢之盛大夏身毒月支夜郎辰韓
之國畫革傍行未若我唐歌其聲舞其容十有二部鏡
立乎中央唐既有土德樂亦有臣妾易曰殷薦上帝又

曰行地無疆提封所經聲教所被窮天下之琛怪截海外之梯航逾蟠桃而跨弱水兮蓋四十萬里烏飛驥騄兮鱗萃乎艅艎不以三代為境土七雄為富彊乎何則漢高提劒學校興於文景周武載戈頌聲作於成康卜代三十延祚四百亦謂之享國久長與夫青牛紺幰白馬朱鬃報干祀於元君兮呼萬年於太行林邑貢能言之鳥大宛奉汗血之馬孰與四白鹿四白狼乎擒建德於武庫兮格魏公於敖倉耕有三十年之蓄以備凶荒

戰有百萬衆之師以讋戎羌胡騎則馬銜塞草寇虜則
龍決天潢又孰與周漢之廣建康莊在歲九天之下九
地之上兮合二九為一方凝碧樹於洞房送白雲於帝
鄉舞破陣於清廟兮準文始與西廂迎氣於東郊兮養
老於上庠禘祫之禮秬鬯圭瓚兮辟雍明堂龔蛟鑪之
馥馥疊疊鼉鼓之鏜鏜羽林孤兒青衿冑子森琳瑯以鏘
鏘河山巨防百二盤岡渭水貫都兮來天漢之湯湯浞
龍宮而梢鬼國延苑囿而峻墉隍騙駞騊駼犀象乘黃

附翼之馬骨騰肉飛滅没陸梁鶩出女床鶤雞白鷴孔翠鶡翔縮沙磧與江湘休徵四塞兮花萼連芳太容揮絃兮子晉吹簧飛廉馳道兮河鼓服箱雍門韓娥流徵叩商徹歌鍾於未央校羽獵於長楊升平既久兵設不防虜自燕埀陷乎洛陽雲雷遘難金火耀芒上帝之哀下人兮生魂魄而起膏肓肅宗龍飛日出鳳翔兮四誅犬羊代宗赫怒兮草被嚴霜復九廟之郊禋三辰忽乎曄煌扶已撓之厚棟維既絶之頹綱然一胡作亂四海

奔亡父習乎勇母抱其子乘城看戰雷埽八荒天下大定朝廷無事帝端拱於穆清呀溟渤以為池兮拓宇宙以為城務子來之經營乃有棟宇之盛碔玞礵砐刻桷雕楹甲乙於方中兮勢夭矯而上征東西兩京岳立雲峙宮室相望八百餘里雖千數萬名猶未盡也翼翼峨峨重闌四塞抵昆明而瞰太液象蓬壺之廣大踐太華而節終南抱周秦之襟帶於是偃師偶人郢匠梓墁之輩工發藻繪情生眂睞式瞻魄駭爰處體怯乃有輿服

之飾鏤轂錯衡霓旌羽蓋紋幰繡戶宵玲瓏以相對明月夜光煥合影乎其內青琴素女間木難之首飾響結緣之腰珮嗟神人之叶和感雨露之霶霈職貢隘入舟車溢載馮夷陽侯既降於英靈木魅山鬼不勞乎祈賽於時太府太倉粟腐繒敗荔枝橘柚魚鹽惟錯之蓊隘幽明黜陟輕重約法之殿最重二百年天下九百餘萬戶六千三百萬口徭輕斂寡國富家肥砢硪岌岌硍硍礚礚兮沸渭駁沓訇訇噦噦兮亘地磬天來朝會兮天

子於是乎班瑞等威畢其君長降為牧守宸衿恢張以天地之無外一萬二千年為一紀三萬六千年為一代古者登太山七十二君兩漢踵武亭亭雲雲八百餘年寂寥無聞我唐傳祚已來革隋一封岱二克復三除兇四五將發三門備南正司天北正司地勾測影於北至建相風於南寺太微太一金版玉筒逮夫淹中鬬里之類葢三十萬卷傾古今之文字振古以來未之有也其事始於武德成於貞觀興乎開元天寶之間唐虞夏殷

之世不足多也然則天子四海為家六合為都方明參乘昌寓為御三載考績五載一巡狩覲萬國之有無禹會會稽舜遊蒼梧曰徯予后后來其蘇天子於是命有司興農圃廢土木放女謁斥讒夫臣拜手稽首載陳厥謨康哉良哉恥其君不及唐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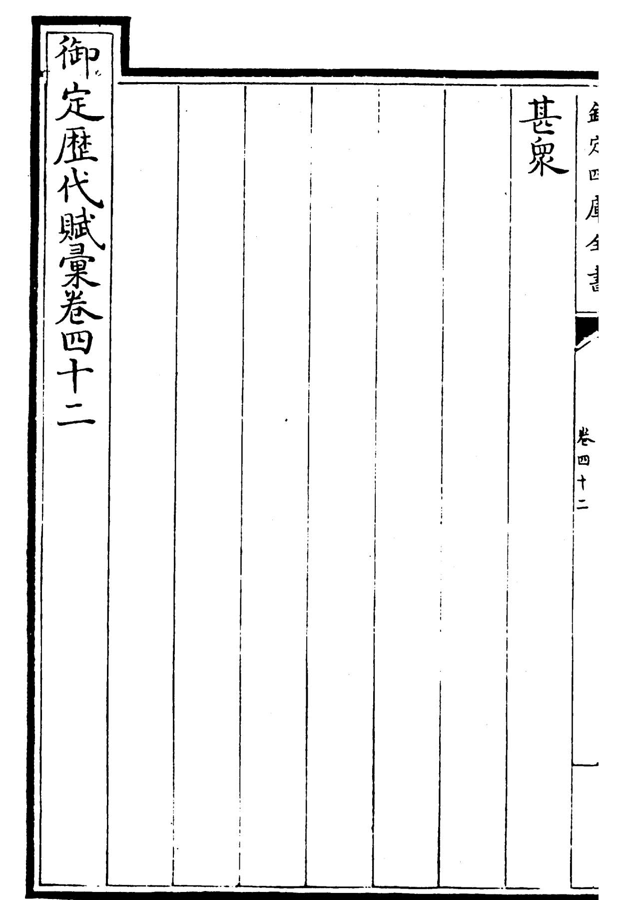
魏侍中諫獵賦

唐　黃滔

我太宗之啟聖崇基魏侍中之推誠輔時恐羽獵以失德採風騷而屬詞瞻仰皇情欲止畋遊之事激揚丹懇

爰陳諫諍之詩當其内則雍熙外無攻討閒憶擒飛而
逐走静乃搜林而索草殺傷有度雖知不損於仁心獮
狩非時或慮微妨於帝道於是傾素節揣深衷何以闡
禹湯之誠莫如陳周召之風願開三面之仁上行君聖
遂取二南之義下效臣忠爾乃揮以彩毫流於妙墨文
高而簡牘增煥思苦而煙霞動色莫不大罄箴規堅持
讜直輝珠耀玉面陳丹陛之前諷古諭今袖獻紫宸之
側錯落清昌錚鏦雅言敘獲獸爭禽之理述好生惡殺

之源少補玄化輕裡至尊字字而請休馳騁篇篇而乞罷驅奔非不能繼子雲操賦而進非不能續司馬裁書以論蓋以詩也中律鏘金成章璨綺摛山川氣象於彼載帝王興衰於此以之剌上則上或風從以之化下則下皆草靡所以摛此章句依於典墳希一覽而思覃羽族冀再覯而惠及毛羣庶幾六藝之妍終資睿鑒當使三驅之禮不越明文然後甲馬休飛騂弓莫控俾百獸以率舞致四夷之入貢故其旌逸調賞清詞錫綵繒而



甚衆

御定歷代賦彙卷四十二